

書

古

文

訓

書古文訓卷第五

永嘉薛季宣

湯斲

爾書

王曰或尔躬庶恩聽朕之非台小學教行再舉大憂
多臯禿命姪出今尔大崩女曰或后亞卹我崩舍我
會豈而創立憂子惟脊女崩之憂氏大臯子畏上帝
亞教亞正今女元曰憂臯元如台憂王衛邊崩力衛
創憂邑大崩衛急亞叶曰昔日害卷子及女皆亡憂
惠糝兹今朕必逞尔尚補子弋人致天出罰子元大
賚女尔亡亞仰朕亞食之尔亞崩斲之子則汝弱女
宅大迫赦

湯之伐夏制義而動既非常情所識又興師於農
月商民不知有夏之暴是宜不樂湯之舉也後世
篡弒有矣莫不文過以揜其惡而其甚者至於無
所不爲湯惟權義而行不敢逃罪君子莫之能議
聖人之大過人者如此司馬法曰仁義之謂正正
不獲意則權權不出於中人然則堯舜之禪湯武
之伐伊尹之放皆權道也非聖人其何以與於此
乎天道在人得罪於民是爲得罪於天天討不施
非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也應天而動湯之所以受
命也湯居夏桀之世尤謹臣職夏后率割如此而

商民不受其患者湯之獲乎上下其道不可得而
名矣民言之察不以其小不忍亂謀之大湯之仁
義爲有以應天也觀於商民之意殆謂夏后雖暴
何加於我然桀之虐用民力割剝天下無有不被
其毒者至計時日以待其亂生之不愛欲與俱死
代天理物而弗之究非所以事天也權於輕重則
商之農時失未爲大而恭天罰有不可得而緩者
魏勃自譬失火之家何暇白大人而後救火應天
順人之際固如是也大賚天下舉安也言大衆固
不識由君子言之蓋理有必然者朕不食言以有

近義之信也應天順人而以其情語下示以天意
勉之輔己又威之以軍刑之不貸仁人之用民命
不敢輕也

中囑出靠

咸湯放桀于莘巢惟大塹惠曰予志徠壹呂台爲口
宣中囑馮廷靠曰紕虜惟天生民大欲亡主馮爾惟
元生聰明昔又十憂旦惠民隊廷炭天馮錫王惠知
表正万苗續命舊航絃衛手箕奉若天命憂王十臯
矯誣上天呂各命亏下帝用亞臧式商寂命用爽耳
帝東取附執寔番大廷犀戒苗亏十憂若留之十莠

若臬之十秬小大芽芽它亞鯁亏非虧斂予出惠
足聽脊

君臣之分人之大倫制義以亂人之大倫雖無媿
於道非惠之正也而又不可以訓明人倫者能無
慙赧之意乎勝夏不喜而有慙於後世非不以有
天下爲利者能若是乎仲虺作誥明夏之罪稱湯
之惠而以保天下者告於天下後世將使有天下
國家者修惠而不敢怠非有湯之明惠而有夏桀
之罪可以應天受命亦不可也夫人知此曾何口
實之有哉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

也非有聖人之教從人欲而悖天理其亂何所不
至聖人者作有天之聰明代天理物爲之綱紀政
教使民得之觀感知善之美知惡之咎惟日遷善
賢者得其天性之正其不賢者不敢爲惡以底於
罪則何窮欲之亂置君所以治人非以虐之也夏
桀昏暴反道敗惠以此用之天下代天工而殄人
物蓋矯誣之道也上帝不怒何自而生湯乎以桀
無道而生湯之賢固所以代之也知道曰智勇義
曰勇表爲民之正者得天智勇而爲民之儀表一
正身而天下正四海之內莫不尊親所以受命

夏而能循禹之法也桀以逆天得罪而湯受命矣
固稔其惡以與於衆而羣小日趨權利莫如尊惠
樂道同惡相濟其視商於有夏若苗莠粟稗之害
乃欲鋤而去之遂使人人動心恐有不測之患則
莫得而朝事之矣代天作后而窮人欲如是則何
以安民哉桀雖加暴於商而商事之未嘗不盡況
湯道惠之語告之既至終不之聽則其敗也宜矣
惟王亞邇聲色亞殖鴈物惠楸楸官彤楸楸賞岸人
惟己改過亞宏亨寬亨志彰和州民鳴葛伯仇餽初
延自葛東延鹵尼邇華延北狄邇曰奚獨遠于鹵狙

出民室家昧惑曰後子后后徠元蘇民出戴鬪手惟
舊才佑取補惠恩忠繡皂隸弱攻取取爵侮亡推亡
志存苗粵元昌惠日新万亩惟衷志自滿九矣粵離
王楙昭大惠建中于民呂義割豈呂札刺心垂袞後
罪予脊曰耐自罽幣者王胃人莫正若者亡玕問則
哀自則則小緹虐脊手矣惟元亂殖十札覆旦說欽
宗矣衛躬采矣命

天理常與人欲爲對湯惟無欲故無聲色貨利之
好爵賞隨事無非天理用人之善即己之善改過
之際無吝於心故能德至寬仁以明民而取信自

征伯之罪天下懷服其義其欲疾其君者皆欲湯
師之至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惟恐其後已也師之
所向民樂其來所以得民果何道也明天理而無
人欲四海之內莫不尊親之也賢惠之佑輔忠良
之顯遂弱者與之共治昧者攻而傲之而又威取
亂亡之邦天理當然湯因天材而篤之爾推人之
所以亡持以固己之存有商之興蓋此道也純不
已則日新驕而盈則自滿日新而民懷自滿而親
離得人之心拂人之情所以有興亡也楸昭之德
明明之至德也有明明之至德行之以禮義其所

作事其所存心非禮義莫之爲所謂建中于民爲
典則以貽子孫者桀暴如彼湯德如此欲不代夏
祀天其可得乎仲虺稱古人之言以倣天下後世
以爲知道所在而能得其所師者宜有天下自賢
而謂天下無人者必致敗覆蓋好裕則日聞所未
聞而其德日新自以爲然則人莫之告而日趨於
下君子小人之道自此分也湯惟知此所以有天
下也善始所以慎終修禮所以取亂敬天所以得
天修其在我而不敢以爲利君子所以兢兢業業
格大命于皇天也率是道也則何亡國之有其臣

雖有德安有湯之事乎是故無湯之賢而又無桀之君不以湯心爲心乃以湯爲口實行其不義是亦矯誣上帝布惡于下而已蘇氏論仲虺忠愛可謂至矣湯之所慙口實之病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放弑之名雖臣子不能蓋走固謂湯亦弗之蓋也湯武之伐本不異於堯舜之禪湯有慙德之懼武王大武之樂盡美而未盡善人非湯武而足以與於湯武之心乎仲虺湯左相南巢今無爲軍巢縣放桀不弑之也桀奔於巢而遂不反故書謂之放厲王流彘蓋其比也

湯算

三書七十八

書卷之七十八

尔生

王歸自虜憂皇于亳誕算万方王曰嗟尔万民大勩
明聽予弋人算惟皇上帝各衷于下民若大恒性虜
媿手繇惟后憂王感惠作畏呂專虐于尔万方百姓
尔万方百姓罹于凶害亞忍荼毒竝告亡祐于上
神亦矣衛福善既至各及于憂呂彰手臯繇台小
孚將矣命明畏亞教赦教申也牡教昭告于上矣神
后請臯大憂聿求元聖與出勗力呂與尔大勩請命
上矣孚右下民臯人黜伏矣命亞替責若中木州民
允殖畀予弋人輯寧尔耑冢兹朕禾知獲獻于上下

湯誓 殷之將亂也天不弔民乃降之災
惟至各守尔筭吕承爻休尔大善朕亞敷蔽辜當朕
躬亞散自赦惟東圣上帝出心元尔方亡大辜圣子弋
人子弋人十辜亡吕尔万亡罪虐尚声昔忱凶亦十
矣

湯誥 克夏之後始爲政於天下告戒語也上帝降
衷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
敗以取禍於汝極則錫汝保極順有常之性也民
之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
受之則綏厥猷也天生蒸民而使之有物有則民

之秉彝則好是懿德性無有不善敗之取禍逐欲而忘反也明明德以明民立教使民各歸於極此人君之任也桀滅天理而窮人欲率割夏邑率遏衆力身不行道而以無道爲政民之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至欲與之皆亡天高聽下禍福惟人之召所以得罪於天也湯之受命應天而順人民指時日以待其亡何敢赦而不問用玄牡于皇天后地以請夏罪湯旣受命而王矣然猶不敢恃其天命收合聖善與之同力伐夏救民塗炭而夏以亡將爲政於萬邦固宜告戒之也惠迪吉從逆凶

天命之不僭如此賁飾也形聲影響賁飾之著也
賁如草木之區別隨所生植種類各善人之殖善
不善誠若是而已矣今受命而有天下觀於此道
未知所以免戾愆若臨淵之懼所以保厥中也造
邦建邦也建邦之君觀夏商之興亡天命之不僭
則率性之道不可不謹天降禍福未有不自己求
之者彝常也悖慢也從匪彝即悖淫則反常而滅
德矣此取禍之道也典常所以守國者遵守典常
天將福其善矣其禍何從而至代天理物則有五
服五章之賞不章其德非所以事天也自作之孽

不可違雖欲自赦蓋不可得帝心簡在謂天理之所存也君者民之表也表正則影正未有影曲而表正者常道固爾湯言所以自處所以勉人君也尚克時忱戒使誠之也亳有四南亳在應天穀熟縣與寧陵之葛城相去八十里又有北亳在拱州考城縣去葛百里闕駟謂之景亳非是今絳州坦縣有景原及亳西接安邑先儒以偃師尸鄉之西亳爲湯都非是西亳蓋亳殷也皇甫謐引孟子爲耕饋食爲徵謂寧陵去偃師八百里湯葛地皆七十里不如是之遠也考城之亳漢之薄縣尚書大

傳夏臣之歌言歸于薄薄亳古文通用今伊尹之墓在楚丘縣去北亳十里則薄縣是矣

歆嘗

惟元禩十有二月乙丑歆尹祠于先王奉單王祗見
乎祖戾甸羣后咸至百官總正呂聽冢宰歆尹鳴明
以刑祖出咸惠官嘗于王曰緹虜古大夏先后匹楹
年惠宅大矣及山川禩禮亦莫亞宣泉鳥罍魚鼈咸
潔于元學孫亞衛皇矣奔及假手于我大命結攻自
鳴條朕才自亳惟我爾王帝昭聖武代商呂寬州民
允衷今王單年惠宅亞聖初立悉惟親立教惟夫亂

予冢苗吳予三棄銀虜先王屨攸人紀勿諫亞啞先
民皆黷居上亨明爲丁声忠與人亞求葡檢身若亞
及呂望予十方苗絃惟難才專求嘉人鼻補予介後
厚刺官剗做予十位曰敵十恒琴予宮甘哥予室皆
胃彛風敵十殉予賜色恒予選田皆胃至風敵十侮
聖心帝忠稟遺者惠杖頑童皆胃箇風惟絃武風十
僭卿士十戈予身冢必卷苗商十戈予身或必亡臣
丁亞匡元剗墨具譽予蒙士緹虜旱王祇身身忘才
聖暮彰彰嘉言孔彰惟上帝弗黨廷善各山百祥廷
亞善各山百缺介惟惠它小方苗惟悉介惟亞惠它

大隊年宗禘命俎能

堯舜禹湯說者皆謂之謚放勳重華文命皆謂之名夫謚周道也案書四岳舉舜曰虞舜堯命舜曰格汝舜禹曰咨禹四岳稱爲伯禹書名謂之大禹非謚必也若放勳孟子固謂堯之名矣若以爲名則允迪厥德爲皋陶之名乎史記注張晏說少昊之前天子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子之號因其名以左傳考之如曰夏后皋有崇伯鯀有窮后羿伯明后寒樂正后夔之類不可勝舉張晏之說是也惟湯名見論語曰履而書稱曰成湯烈祖詩亦

謂之武湯武王史記又名天乙古文履字作復篆
與湯類蓋履者湯之誤爾案諡雖周道然名號之
起自商有之商之諸王皆以字爲號皇甫謐說商
王之先曰微字上甲以甲日生商家生子以日爲
字蓋自微始譙周以爲商生稱王死稱廟主曰甲
皆以帝名配之案武庚不得爲號則字近之矣祖
宗之名自唐而前有之死而易名蓋商道也但不
如周道以行爲諡而已商頌名湯武丁以事神蓋
周道也成湯武湯武王天乙皆湯之號猶周之寧
王平王也商之諸王以字爲字而湯獨異號者猶

周初之諸侯非大善惡無易名之謚也元祀元年也商曰祀十二月商之正月也豳詩七月亦用夏正故秦誓仲冬謂之一月周官以建子爲正月而正月爲正歲秦以建亥爲正史記書冬十月先王之改正朔以朝諸侯布號令至於祭祀之時未嘗不用夏正而春秋所載周正魯侯之狂僭爾唐一行校考春秋周晉齊曆同而魯宋衛楚名異紀年晉之乘也盡用周曆考於詩書禮傳未嘗輒變夏時而王之大事不同故孔子專欲行夏之時也三正之說斷可知也正月朝廟踰年即位之禮書稱

伊尹祠廟以嗣王見此古冢宰攝政之禮嗣王居
憂而冢宰行天子事猶唐虞之際舜之即位禹之
總師而獨不居其位祠主伊尹新王但朝廟爾侯
甸千里之內見天子之即位但會侯甸二服百官
總已一皆聽於冢宰王居亮陰之禮不得自爲政
也伊尹之訓蓋天子即位之冊烈祖成德湯之所
以受天命也有夏先后謂禹也禹平水土百神受
職驅蛇龍使獸蹏鳥跡不交於中國草木繁殖萬
邦作乂幽而鬼神微而動植莫不咸安其性至桀
滅德作威矯誣上帝以降命于下百姓罹其凶害

至欲與之皆亡弗率禹之典常而湯之明德懋昭
此其所以受命而代之也鳴條之戰雖爲成功之
始其初所以治亳固已受天命矣荀子論湯放桀
非其逐之鳴條之時前行素修也正謂是矣聖武
猶神武也益稱堯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湯
以武功布德一戎衣而天下治武功之可見者也
夏桀之虐代之以寬而德懷於民嗣守基緒可不
念茲而求所以繼之也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無他推其所爲而已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之所
生也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者吾亦欲無加諸人始

於修身終於爲天下邇可遠者在此道爾湯惟知此故謹於人事不惟不拂人之諫己又能從之所以上論古人而能似之居上而明則通於人情爲下而忠則獲上有道論人惟器求備於己斯能免桀之患有庇民之大德以受天命夫豈易致非一日之積也非惟獨善而已又將保乂爾後廣求賢哲之士以輔嗣君爲無窮之計故立官刑之戒使蒙士掌而颺之以勉邦君卿士使之知戒以佐天子臣下有墨刑之坐所以勵其正諫使之無或不恭以底於敗皆後嗣無窮之計也恒舞于宮酣歌

于室好貨及色荒遊及畷侮聖人之言逆忠直之
誨遠耆舊之有德比頑童之器訟所謂十愆也巫
風淫風亂風所謂三風也歌樂無節爲近於巫貨
色遊畷入於淫蕩不畏聖人之言狎大人遠賢人
近小人此大亂之道也有國家者有此一事足以
亡滅況三風之備乎蒙古文省周官矇掌弦歌諷
誦召武公使矇不失誦以訓御己矇之所謂官師
相規也工以內言時而颺之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自唐虞以來未之有也夏訓色荒耽酒嗜音峻宇
雕牆而商蒙士之訓廣爲三風十愆淳朴漸散訓

戒隨時而廣之也商訓不及奢侈言宮室則奢侈在其中矣近世責臣之道視古爲略國存而竊位國亡而不與其害者習爲常事觀商不匡刑墨之坐則亡國之罪爲可知也劉敞說墨非刑謂如貪以敗官之墨也皋陶之刑昏墨賊殺臣不匡君是貪其位故坐以貪漢世昌邑羣臣其罪皆死蓋官刑之意也戒嗣王以祗厥身則皋陶慎厥身修思永之義所當念者官刑之所戒也聖人謨訓洋洋明甚在天道則福善禍淫作善而有百祥不善而有百殃一氣之感無遠不屆影響之應有不期然

而然者然亦不可推也說洪範者謂某事爲某事之應其理或是曾不足以言也百祥百殃之至其果可以理推乎善與不善之應而已民以君爲表表正則百事正故德無大小皆足以及物怨不在大皆足以覆宗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不輕小德不遂小過至於善積而無過則何亡國敗家之有鳴條在解州安邑縣陳留平丘有鳴條亭非是

大命

惟尋王亞意于阿奧歛尹廷書曰先王顧諟天中明

命呂承上丁神示壁魏宗廟宅亞祗肅天警耳惠申
集大命故媿方仁惟尹躬亨左右手侯瓦幣籙享王
丕承丕緒惟尹躬先見于鹵邑夏自周大矣昧亦惟
矣元遂享王宅亨大矣昧亦宅矣享王戒才祗亦耳
侵侵亞侵悉身祖王惟盲宅忘脊欺尹鹵曰先王
咍爽丕焯坐呂待旦旁求峻彥君迪後人亡幾身命
呂自覆脊鹵儉惠惟裏象圖及眾幾張徃省抵于庀
則醇欽身止衛鹵祖鹵行惟朕呂懌万毒大司王未
亨彰欺尹曰絃鹵亞該習與性成子亞狎于亞順營
于梟宮密繼先王丕警亡界毒悻王徂梟宮屈憂亨

矣允惠

右本篇

惠順也阿衡保衡也以師保居秉鈞之任猶召公之稱伯相春秋之宰周公也太甲不順伊尹之訓居諒闇而驕恣輕舉不能謹三年之禮以干冢宰之政故伊尹明告之以成湯天命是顧事鬼神者無所不用其至其德動天以有天下而我實左右之安定其民故嗣王得承其世使之曉知湯所以得而勉其所以守之道以我所見於西國之夏君相實同休戚安有以忠信周身而不終者安有君道不終而其相克終者事同一體為人君者不

可不戒伊尹自謂吾能相湯以定天下今日之事
惟宜謹守先王之法以圖厥終人君自有君人之
法弃而不守非所以嗣先主也太甲不庸德安於
不惠則師保之言恬不加聽故伊尹極言先王大
存夜氣待旦行之廣求哲人開導後嗣所以貽後
人者如此不可不法以遺其命謹於儉德懷念遠
圖奢縱之心何自而入虞人張機必先求己視矢
之括當弩之度然後釋放罔不中物人君之道亦
由此也大學之道在知止在止於至善人之有止
猶機之有度於止知其所止無往而不善矣止至

也性命人之至也盡性至命謂之有止丕顯大明也昧且丕顯其所存者遠矣敬止所以率其先德伊尹自謂所悅者此世有令聞亦以此也王猶不變是不可以言動也伊尹又謂不義之習貫而成性則不可救自以不可狎王不順居王於外以近先王之墓使之處靜以思先王之道不爲世事所惑能終三年之後則可以祀神祇而保天下矣營桐宮以爲居憂之地王亦以克終誠惠然則伊尹之放太甲其必有道矣王之放恣以干冢宰之政後世之論將如彼何哉強臣爲之則幽囚脅制之

難作矣阿衡不為嫌疑之慮放王不疑不以王居
桐宮或有非常之變其心自信與當時之信服可
以槩見王徂桐而能克有誠德果何以使之然哉
輔導之臣侍御僕從所以移其視聽者固當不一
而足且居憂而無後宮之溺驕奢干政之意日與
正人共處稔聞先王之事日漸月積乃自得之思
前日之所為當懷然而栗矣伊尹放王不攝太甲
放而不怨君臣之道不其至哉自非聖人不能為
此舉也堯舜不能得之丹朱均之子伊尹能終太
甲之事其質固異太甲為可以憤悱啓發之也如

大甲有丹均之質成湯之世固當以疾廢矣惟其
可輔故伊尹輔成之也桐宮近湯基鄭氏以爲離
宮非也營于桐宮伊尹始作之爾湯基在拱州考
城縣寰宇記在河中寶鼎縣後魏太和中盜張恩
廢之寶鼎今河中營河縣非也史記秦寧公伐蕩
社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一作湯社皇甫謐
說亳王號湯徐廣謂湯邑在社縣界疑此湯爲亳
王非成湯也皇覽湯冢在亳縣北三里漢哀帝建
平元年大司馬御史長卿案行小災因行湯冢晉
伏滔云望亳蒙閒湯伊尹冢蒙縣故城在應天宋

城縣界西北去北亳三十里又楚丘西北有伊尹墓去亳十里書沃丁葬伊尹于亳者則知湯墓在亳矣

惟式禩十有二月肸卬尹呂統躬奉享王歸于亳徒書曰民非后空亨胥匡呂生后非民空呂侵三仁皇矣眷右大爾卑享王亨矣年惠寔万世亡曷出休王摻手諧嘗曰予小學亞明于惠自底亞曾慾敷庀紉敷礼呂警獻于年躬矣亡孽繇可莫自亡孽亞可遠无筵背幣采出嘗亞亨于年初尚賴匡救出惠國惟年矣歎尹摻手諧嘗曰攸年身允惠叶于丁惟明后

先王學意未窮民躬身命宅大亞允竝元大苗身以
貞曰後哉后后徠亡罰王楸貞惠眎貞身祖亡皆念
怠奉先息孝接下息龔眎遠惟明聽惠惟聰朕承王
止休亡歎

右中篇

冕服之歸終喪歸政之禮也伊尹作書歸美而
詞不厲太甲克終允惠矣民非后罔生有欲無主
乃亂后非民罔辟保民然後王也王終允惠成萬
世無疆之業非天之眷商何以得此太甲自訟其
過爲知惠也愆之敗度其不謹喪禮可見縱之敗
禮其不亮陰可見窮人愆而敗亂禮法駸駸乎入

於非類是誰之罪不明其德而自作弗靖爾天災
猶可避免致身有過之地何所逃其惡乎既往之
事既不可悔圖終之事則有賴於輔導矣弗類尚
能克正匡正固無難者伊尹因王之請而遂勉以
修身之道誠惠合於天下非君誠身之至不能到
也成湯視民如子而加惠於無告鄰國之民望其
爲主自謂君不教己而底於罪後來教我何罰之
有湯之明民如此非惟國人從順他邦之人亦知
正己之說矣觀於先王之道則王之成惠固當益
楙以求追及前人不可斯須暇逸猶有所不逮於

奉先者思孝則惟恐失墜於接下者思恭則不敢
傲慢自佚無幽不燭爲視遠之明非道不墮爲聽
直之聰孝恭聰明人君達惠也非身修而可以立
民之極者有所不至太甲固知是矣伊尹勉之不
怠欲其純亦不已也王能此道則相承王之美膺
有馱足之意君臣相望豈有窮乎觀於惟庸之罔
念聞至於尚賴匡救之請伊尹之致君太甲之遷
善不其躋歟反身而明知雖愚之必明矣

伊尹申弇于王曰緝虜惟天亡親亨教惟親民宥憲
裒裒于大志魏禮亡憲言言于声誠天位藉才惠惟

亂不惠爾與亂同衛它亞與爾同豈它亞亡矣亂
峇耳弁惟明明后先王惟肯懋敬年惠声配上帝今
王覃才令緒尚暨纘才若陞高必自丁若儻邇必自
遭亡輕民豈惟雖亡安年位惟忍峇耳才亂才才
于女心必求彤衛才才孫才女忠必求彤非衛維庫
亞慮胡獲亞為胡威式人元息方苗呂貞商它呂拜
才爾舊政臣它呂窳穉居威彤苗元象孚于休右下篇
申告再告也天以敬為親民以仁為懷鬼神以誠
為享克敬克仁克誠惟有道者為然有道之君有
事天之敬親民之仁交神之誠其要非他至德而

己爲君之難在惠有惠則治反惠則亂與治同道
堯舜湯武異事而同治是也與亂同事夏商之訓
三風十愆之類是也先王迹不可蹈而道可蹈致
亂之事有一足以亡矣自然以始謹其所同而治
道舉惟明於道者能之成湯爲是大敬其惠故受
天命配於天位以其有配天之惠爾嗣王繼世又
當監觀先王之所以配天者升高自下陟遐自邇
君子備諸己而後求諸物修諸身而後加諸民心
正意誠而後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民不可輕
輕之則難位不可安安之則危敬以成身而以臨

其民民可近而高不危矣逆心之言忠也遜志之言諂也忠言逆心而切於事諂言順意而悖於理能以道觀則忠者不逆求其非道則諂者不順矣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爲貴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聽言之道此其要也夫求之獲爲之成是皆匪降自天在人而已元良之心人之本心也敬以充其良心則人君之道盡矣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人元良而萬邦咸若性命之正一正君而天下定矣以辯言亂舊政輕信之主也寵利

居成功貪天功之臣也君輕信以亂舊典臣懷祿以貪天功百度隳而人主疑此大亂之道也極言君臣之戒以相勉勵爲商社稷之長計也歸政之後申戒之語專以誠敬爲說而終之以君臣之戒蓋伊尹不居致君之美而勉王以戒慎之意詳於聽言之道厥有言哉表益一言而絳侯之禮貌衰貪利辯言真可畏也

咸大弋惠

厥尹无復政年侵將告歸馮敷戒于惠曰緝序及繼忱命靡憲憲年惠采年位年惠匪憲九大吉亡憂王

亞言盲惠慢神獻民皇矣亞采警于万仁居迪大命
眷求弋惠畀廷神主惟尹躬泉湯咸大弋惠声出矣
心最亮明命呂十九止帝爰苗憂豆非矣么哉大
爾惟矣右于弋惠非爾求于丁民惟民歸于弋惠惠
惟弋動宅亞吉惠弋式蓮宅亞凶惟吉凶亞替圣人
惟矣各及祥圣惠今享王新舩年命惟新年惠矣亂
惟弋昔也日新任官惟取材左右惟元人臣爲上爲
惠爲丁爲民元雖元眷惟味惟弋惠亡憲師主藉爲
帝善亡憲主叶于声弋畀万姓咸曰大才王言又曰
弋才王心声媿先王出篆躬底烝民出生緝序七丑

出庶可呂觀惠方夫出勞可呂觀政后非民宅豈民
非后宅豈亡自廣呂狹人匹夫匹婦亞獲自盡民主
宅與戚身形

走嘗論人臣之不幸伊尹無不遭之桀之無道願
輔之而不克遂相湯而伐之太甲不明放諸桐而
自悔遂歸政而去之處人道之變涉無君之迹斷
之以義居之不疑終獲令名世莫之議惠惟一動
罔不吉伊尹既身之矣當聖人之不幸處臣子之
大變非伊尹之不貳保身其亦難矣而何有於天
下乎尹之奉身而歸敷陳一惠之告太甲既足以

任天下之事退身固天道也有放君之迹敢委而去伊尹太甲之相信其已久矣不貪天功以趨寵利又明哲之事也常德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天人無二道有常固所以一之也天道無親故命靡常而難信人有常惠以保天位天命固有常也天人之常在一不常於一有夏所以失天下也慢神虐民本於不常厥德天鑒萬邦求代夏之惠而開迪之湯之君臣固有是惠格於上帝故受天命以有九州之衆而革夏命商豈有取天下之志非道以求

天下天下豈私有商不與人而與我常德之運天人固一道爾德一則無往不一二三則失其所謂一吉凶在人之惠何有僭濫災祥所降一與二三而已神道依人者也可以為神之主其惟有一惠乎今王新服厥命惟新厥惠固知惠可受命然惟不已之惠為能日日以新慎終如始所以一之而不已也為官擇人侍御必正所以一己之惠賢人非榮寵祿蓋上欲行其正君之惠下欲施其正人之惠君臣相成以惠所甚難所當慎者惟和而後能一善不同而同於治矣惠非事也不可求

而可至善無適也不可澆而可從主善爲惠之師
叶一爲善之主善本同而同於治仁則同也聖人
一視同仁言而爲天下法行而爲天下則人人皆
有此一君叶于一而民知其惠之著矣先王受天
命得一者安之烝民懷一惠得一者成之上而奉
天下而君民所以繼先王惟一惠之行耳觀於天
子七世之廟可以見其惠之興替視萬人之軍將
可以見其政之得失惠政何遠目親而道存矣君
民相須以治然非惠則無以化民天道虧盈而益
謙自廣缺人立物與己則非所以成天惠也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匹夫匹婦之不獲自盡其君未爲
全惠爲無以使之也一惠至而施及匹夫匹婦莫
不盡其性之理天工人代於是乎有成功矣伊尹
去商而一惠之爲告諄復諄備凡其所學於古而
得之者無餘蘊矣太甲如此而後告之以此非養
蒙之具也言不已而至於戒忠之至義之盡也自
廣狹人之累賢者多有之成已成物非聖人未能
也攻自賢之失而責以聖人之道使之近觀一軍
之政上觀七廟之惠慊然不敢自足以臻一惠之
至則君人之道不忝於先王矣

書古文訓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六

永嘉薛季宣

盤庚

商書

盤庚上 庚上 王上 曰上 民上 亞上 通上 十上 屈上 衛上 顧上 勗上 感上 出上 戾上 言上 曰上 我上 王上
徠上 无上 爰上 宅上 于上 兹上 重上 我上 民上 無上 盡上 劉上 亞上 耐上 胥上 臣上 呂上 生上 于上 乱上
曰上 予上 如上 台上 先上 王上 十上 夙上 念上 謹上 无上 命上 兹上 繇上 亞上 憲上 寧上 亞上 憲上 年上
邑上 于上 今上 又上 當上 今上 亞上 承上 于上 古上 宅上 知上 无上 出上 勗上 命上 效上 曰上 予上 声上
勿上 先上 王上 出上 剋上 若上 顛上 木上 出上 于上 曹上 且上 天上 予上 命上 于上 兹上 新上
邑上 繁上 復上 先上 王上 之上 大上 牒上 底上 媿上 三上 仁上

殷今偃師縣之亳城序所謂亳殷也殷地也號亳
殷者從先王之舊名如晉之絳楚之郢遷徙不一

而猶以舊地名之也書自盤庚之後殷商以爲通稱猶春秋之京師王城成周之類亦皆同爾書序祖乙圮于耿盤庚稱先王至于今五遷說者并殷言之非也蓋湯遷亳仲丁遷囿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史記遷于邢祖乙之時固兩遷矣盤庚復謀遷邑宜百姓之憚其行也遷都之利衆所未見屢遷之病人情苦之盤庚不強以力而喻以言所以和其憂也顓和也矢言誓也我王祖乙也劉殺也祖乙去耿以重民之不得其生而欲與之俱生稽之於卜則我之從故決遷也先王奄有五服之

地敬天惟謹用是而敢寧處至于今五遷凡以畏
天保民不以先王之心爲心爲民久遠之計安知
天之不絕棄我命況能繼先王之盛乎此言將以
民遷蓋重民之盡劉欲先王與之相匡以生耳匡
正也由萌也今爲此遷若已什之木而生芽蘖豈
天將永有商之命使我繼收先王之烈以安天下
乎一遷可以長安重遷將無一日之安盤庚之遷
固不可一日留也嚙李顥謂陳留浚儀縣皇甫謐
說在河北史記作傲謚謂或云今河南敖倉敖倉
在孟州河陰縣相在大名清平縣耿在河中龍門

縣邢故邢國今邢州龍岡縣也自彌以下三都近河皆緣河患而遷惟邢依山盤庚所謂適於山者以謂留耿不遷則耿固圯矣

盤庚數于民繇粵圣位呂憲舊舫豆金庀曰亡或致伏小人出粵箴王命勗恩皇于廷王若曰或女勗于苦女訾女繇黜粵心亡臯勿康古或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謠苦出攸亞匿手指王用丕欽宅大侷
○民用丕彰今女聳聳起仰驗膚于亞知粵所訟非予自荒茲惠惟女含惠亞曷予弋人予若觀火予亦
燠甚廷粵侷若罔在綱大條而亞紊若農舫田力審

德亦大矣

書自盤庚以後始有稱王若曰者時益文也若順也言順告之也敷教也教民必自諸臣之服行常法爲之儀度庶人之誨在舊法必當采聽以聞於上小人蓋在下者待人而治者也衆諸臣也私心動於內則傲慢見於外無傲從其平康之舊然後言可聽也先王所與共政不過求用舊臣以其指意所修爲者告之率能宣之無蔽王之丕敬不敢妄發一言民知通從是用於變今汝強聒不已爲險膚以取信言雖浸潤我終不知違言之旨非我

三百七十
有自爲敗德惟女含愛惡德之久不我之畏我觀
汝等所作炎炎如火亦我不謀於微所致君臣之
際猶網之於網綱目不舉亦非設網之意如農勤
於耕作乃有秋成之望苟安自墮復何望邪爇火
光言微燼也

女克黜粵心食寔惠于民望于婚友丕粵教大言女
大稽惠粵亞晷戎割于遠邊愴熾自安亞旦亾勞亞
舫田晦越元宅大黍魏女亞味吉于百姓惟女自
生割粵退既懸次呂自爇于身粵死先惡于民粵
奉元侗女惡身何及昧昔愚民猷胥顧于箴于發

大脩口斂予制鹵桓瓦出命女害亞咎朕而胥燻呂
浮心志沈于屬若火山寮于窺亞可寧繼元猷可撰
威則惟女屬自亡亞彭非予大咎

知網網力田之說則傲心可克實惠可施於下以
及昏姻朋友曾不之顧乃敢大言害于遠邇之聽
自以前世積累不畏或誅相與偷安憚勞比之不
能朝夕田畝安有秋成之事女之不以善言和我
民庶乃女自爲毒害以入於敗禍姦宄汝先示民
爲不善恫痛及身悔之何及視今小人猶曰箴言
之顧善不離於口爾之制民在我利害自當我告

反浮言動衆陷溺其心如火燎原人不可前寧可
撲之而滅咎乃汝之自作非子之罪在我無媿女
罪其誰歸乎

退任大子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泉
幽祖幽父胥及侖勤予致遠非罰在選亦懲子亞
窳亦善茲予大言亏先王亦祖元勿為言也福也
矣予亦亞致遠非惠予苦女亏難若朕也子忠女
亡母老成人亡弱孤子幼各兵亏年屈勉出幽力聽
予弋人也徒繇亡大遠遠非辜伐年其非惠彰年
善也止臧惟女勿當也亞臧惟子弋人也伏罰凡亦

編元惟致告自今望于後日各冀尔莫忘位庀
口罰及尔身亞可意

遲任之言人當用舊器當求新言各有宜也汝之
祖父與我先王嘗同勞逸故我於其子孫不敢輕
用非法世選功善用之而不敢揜爾之先人配食
先王之廟能爲邦之禍福故我畏懼不敢以非道
使汝今以所難告汝如射之有志期於中的發而
不中必反求諸己執此應物固無往而不貫矣老
成之人所見者遠孤幼不能自立惟人之所鄉背
故當敬用老成之誨毋輕孤幼之無立各君長爾

居邑勉汝力以奉我之作爲無遠無近有罪者討之有德者彰之如此則國之善寔汝衆人是賴若其不善則我一人有餘罪矣女當以吾此語致告其民自今務皆自勉奉承其上無輕言語底罪之後悔不可追也觀盤庚訓戒其臣反復諄至如此孟子所謂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懷土自小人之常殷之大家亦重遷矣盤庚知其業之不能己奪而鼓民以自重告以先王乃祖之事責以人臣之職反身自責勵以必罰之無悔示以必遷之意而使歸告其民教民而由

在位尸之責成於大家耳

盤庚廷惟涉河呂民舉幽嚚民出亞衛延咎用曹元
大崩咸船勿衰聖王廷鑿庚幽登進年民曰明聽朕
亡亢失朕命繼序古哉再后宅亞惟民出承采后
胥鍼蠶呂亞浮于突岢殿奔大獻先王亞襄年幽
眎民物用舉女害亞忘哉古后出脊承女界女惟歎
康共非女大咎杌于罰予崇額衷絲新邑亦惟女故
呂丕刃年忘今予將試呂女舉安正年岢女亞憂朕
心出幽朱幽咸大亞宣幽心欽忘呂忱鍾予弋人亦
惟自鞠自苦若禋舟女亞滌臭年飢亦忱亞屬惟胥

呂沈亞元或乩自恣害瘳女亞甚兇呂息卣炎女挺
勸憂今元十今空逸女何生聖上今予命女弑亡起
噦呂自臭忤人倚卣身迂卣心予御蒞卣命于天子
豈女畷卣奉畜女媮

盤庚上篇將遷中篇已遷及河而民猶有不樂故
以誠話告弗率者召之惟謹悉至王庭進告以意
謂我先王惟民之用而民亦惟后之保同其憂戚
雖有天災鮮有不濟故有災害之大先王不敢懷
居凡所作爲必視民之利害以至於遷欲與民同
安樂而無近於咎罰之意我之和順懷此新邑亦

欲與民如意而已今用從汝之遷以圖安定汝乃不知我心困苦大不盡心誠意而以言語見動我不可動而汝自爲窮苦如乘舟之不濟至於臭敗所載之物操舟而誠不用惟相沈溺而已不考所由沈溺自怒何益於事汝豈可不思長久之計乃身之裁汝以浮誕相勸至於憂恤見於今而不見其後罔生於世寧可久乎今教汝誠一勿爲穢汚之端未能臭物必先自臭恐有憮人憑藉汝身迂回汝意使汝不圖遠計以墜女命故我逆汝之意以賡繼汝命於天非我以威強服汝衆凡欲奉養汝

也此而不聽豈善自爲計乎

子忘哉先神后也懲亦先予丕亨羞亦申衷亦然失
于政敷于茲高后丕卬宥各畢蕪曰害獻朕民女
万民卬亞生生泉予弋人繇同心先后丕各弄女畢
蕪曰害亞泉朕紉孫大炊故大爽惠自上丕罰女女
宅耐迪古哉先后无懲卬祖卬父女共亡哉畜民女
大戕則圣卬心哉先后媿卬祖卬父卬祖卬父卬勸
弃女亞救卬荒茲予大罰政同位具卬貝玉卬祖卬
父丕卬告哉高后曰亡丕則于朕孫迪高后丕卬宥
各亞祥縑虐今予告女亞易卬教大卹亡胥監德

女分繇忘呂昧勿各設中于貞心貞大亞吉亞迪巖
戊亞龔暫遇是交我貞剝之感中亡遺育亡畀易蘇
于茲新邑往才生生今予將試呂女嚮留建貞冢
先王以能勞徠爾先故我能進爾用以懷爾者如
此我有失政及物先王將以虐民罪我爾不與我
同心比惠厚爾生生之道先王亦將罪爾謂爾故
相違爽降爾罪疾俾爾無往而順爾之祖父與汝
俱受我之奉養汝心有害於我爾之先祖既綏懷
我先后之惠將斷弃汝而致汝於死我今有治亂
之士同位爲政爾罪當死爾尚自具貝玉之賂先

后將從爾先之請大降罰于爾躬我固不易是言
爾宜終敬德遷國之灾卹人情不甚相遠自宜爲
念以相從而以中道存心自然依乃身迂乃心者
無得胥動爾矣中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設心於未
發之地則未嘗不正感物而動則本心亂而利害
莫之分矣不遠而復何浮議之感哉命之以一告
之設中治道不在多言要有倫矣人之凶惡無道
不恭犯分爲亂竊發且有剽與殄滅無種嗣之育
欲趨新國得乎往哉生生設中固所以厚生也從
我有遷以永建爾家不猶愈於剽殄滅邪稱其先

王之意而戒之以誅非強使之矣

盤庚无嚮真年貞屈貞正年位媿爰有劬曰亡戲怠
楙建大命今予丕專心腹腎腸厥告尔百姓于朕志
宅臯尔劬尔亡共志叶炊讒于予弋人古我先王將
召于卉珍適于山崩卒我凶惠嘉績于朕嗇今我民
用蕩所離屈宅有主極尔胃朕害震種万民呂輿
上帝將復我高祖上惠爾越我冢朕及竺敬龔承民
命用留歷于新邑羈予冲人非廢手甚弔絲霸各非
敵莫尔用宏兹責

盤庚至新邑民已定居始正朝廷之儀綏安其民

告以無荒無逸所以大得性命之正用建爾元命
披我胃腹以志告爾不罪爾衆然爾亦無惑亂讒
人反共怒我祖丁以前人之都河上功不克就其
爲依山之都蓋欲多前人之功施於我其功甚美
而今民病山險蕩散居宅不得安定爾之謂我遷
國輕重曾不知天鑒先後濟治有商故我不敢後
天敬天之所以爲民者以建久安之邑我不廢我
初計蓋已由於至善卜之而皆吉以大賁建邦之
飾非我有私謀之於道參於鬼神旣已無疑故小
勞之不計也我凶德盤庚自謂我孤寡不穀也弔

至也由靈由善道而行也遷都之說盤庚所未始
言既達新都人情亦少安矣盤庚始申前說告以
遷都之意使民曉然識其所謂惟恐其不知其示
民如此而有不盡其心乎河患而遷非得已民之
蕩析離居雖商人之不謂深病盤庚斷然遷國不
顧人情而動其故何也知治道之本也人情踈速
而親近懷居而重遷先王制別宮之居合族之禮
父子有親宗族有義而治道興矣居之蕩析情緣
不接而踈恩意不通自此作也常情見不及遠憚
於遷動盤庚終不詳告言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良工之不示人以機此也

解虜當伯帶亮百執豈出人尚皆急才子元楸東昧
介念敬戎芻舛亞肩玃騶散龔生生鞠人甚人出采
屈敘欽今戎无羞告介于舛忠崇亞宅大亞欽亡總
于騶瑤生生自曹式專民惠芻肩弋心

尚皆隱哉己所難言使隱之於心也我將大簡其
輔相汝者汝其念此敬敷於民我不任好貨財而
果於敬用生生之道施於鞠窮之人爲人謀以保
定厥家使之式敘以修敬恭之道我志之進告汝
者如此則簡相之道也若亦女也否亦毋也若否

罔有弗欽猶曰尔莫不恭我語總于貨寶好聚斂者也生生自庸中庸之行也不爲聚斂而身修生不窮之道以此大布於民明民之德使各設中於心是爲盡己盡人而莫有極矣盤庚之遷商民不恪甚矣不以民之不恪廢其不易之謀不以不恪罪之至於告戒反覆安居之後必使曉然知其旨意明民如此有不盡其心乎姑惟教之盤庚之謂也

允命

王珣憂亮會式禩无免譽元惟亞心羣臣咸諫于王

曰緝虜知也曰明嘉明嘉寔廷則矣學惟商方苗百
官承式王○惟也命亞○臣丁宅也向令王育廷書
呂箕曰呂台止于三○台志惠亞○故亞○龍墨
息衛膠帝賚予苴汝元代子○也來年爲鼻呂形
旁求于天下允筑傅巖也豈惟肖爰立廷昧王置彬
元左右命也曰龜夕內晉呂補台惠舉金用女廷砾
舉漁巨川用女也舟楫舉穀太旱用女也霖雨居也
心沃朕心舉藥亞晒眩身疾亞瘳舉跣亞脉暨身足
用傷惟泉也秦宅亞同心呂匡也侯畀衛先王迪哉
高后呂康也民緝虜欽予昔命元惟才矣允復于

王曰惟木勿繩則正后勿諫則聖后亨聖臣亞命元承曷敢亞祗若王出休命

傳說之夢學者疑之雖然精意之神何所不有夫人患不誠耳誠則天地鬼神是或一道誠意之學惟可以夢寐參其人未誠夢亦顛錯顛錯之夢雖有或應在五夢之占法不足道也至人無夢夢寤爲一高宗之傳說武王之夢九齡亦夢戎商孔子稱不復夢周公則先已嘗夢之矣聖人惟其精一故雖夢寐亦莫之貳高宗之夢斷可知矣舜伊尹在畎畝堯湯固已聞其賢高宗舊勞於外學於甘

盤既知道矣說隱於下固當聞之隱之於心參之於夢必待營求而至所以精夫一也王之既免喪也當言不言羣臣固知其所以賢思得其語作書以告是終不出語矣承命有求而得由無敢慢之也羣臣謂明哲知道而可以正天下高宗既知道矣王者號令萬國而羣臣所欲稟命過諒陰而言不出在人不能無疑請今行之則一言做動之矣高宗自謂懼惠不類無以正四方恭默存存是謂思道精誠之至所以動天必得夢中之人代言以正四方其心蓋有夙矣高宗專意擇相非求相

則無一言其爲商宗爲知人君之道爾舊說審象
若近世圖形之事未必然也語以賢人之事若曠
咨奮庸之類是亦審象形求之意何必圖其外貌
疑天下之視聽乎肖謂似之爰立遂相之也置於
左右蓋未之相聖人用人之際蓋亦詳矣堯知舜
於所聞必待四岳之舉諸難歷試而後授之以位
高宗得說於夢寐亦待百工之求寘諸左右而後
爰立爲相詢事考言之際豈苟然者以爲遂相傳
說寧不怪哉夫金待礪而精川待舟而濟犬旱待
霖雨之救猶人君之道必待相以成德命納誨以

朝夕不欲造次之違仁也以心明心謂之啓沃二人同心雖金可斷眇眩之藥攻病爲力跣行不視地傷足之由諍臣所以告君人君賴其輔佐亦由此矣同官爲寮高宗望於輔導之臣非徒一傳說也必使遴選其類爲之寮寮拾遺補過成己之德無過者可以安天下固先王之道也欽命有終之戒責以無時之豫急爾傳說謂人主之從諫猶木之從繩繩墨之施枉者可直聽諫之主雖狂克聖矯枉自然之道必然之理也君以諫評責己既聖之事雖無其命固將從之君以此言而誰敢不順

王之美意以聖君而得賢臣以爲之佐始相勉勵
惟以諫諍爲說雖聖賢不能無過然諫諍之事惟
聖人能安而用諫諍之有益於聖人之事其亦審
矣舊說傳說以胥靡築道傳巖非也書稱說築傳
巖之野固非定在傳巖版築土功何必皆胥靡者
孔氏傳傳巖在虞虢閒今陝州平陸縣界

惟允禱總百官進弓王曰緜庠明王奉鬯矣衛建
耑設絕對后王商公承呂大夫鬻亮亞惟倫念惟呂
商民惟天聰明惟聖昔憲惟臣欽若從民勿乂惟口
起羞惟命冑起戎惟念常聖筭惟干戈省身躬王惟

戒茲允茲亨明粵宅亞休惟亂爾聖歷官官亞及厶
尼惟元耐爵宅及惡惠惟元取慮善呂鍾鍾惟手昔
大元善卷手善矜元耐卷手珍惟善善粵元大葡大
葡亡患亡居窳內侮亡取過迨非惟手粵屈政豈惟
醇黷于祭禩昔胃亞欽札煩則爾善神則雖王曰旨
才允粵粵惟舫粵亞良于粵于宅脊于行允拜蹈首
曰非知止蠶行止惟蠶王忱亞蠶允叶于先王咸惠
惟允亞粵大手咎

說總百官蓋初相也進戒以謂明王奉順天道建
邦設官上下相承非為逸樂蓋治民耳天之聰明

惟聖人爲能法之人臣敬順其事而民用治口之
起羞甲冑起戎端不在人咎人而人咎之拒人而
人拒之在我雖輕報之必重衣裳在笥所藏者謹
也干戈省厥躬爲有以來之也誠能戒之見事明
矣而何不美之有庶官雖微以代天工者也有人情
於衆且猥多忽而輕任一官不舉則一事廢積累
而百度隳治亂之所由分也不重庶官之選而惟
私昵官之姦人爵之此君人之患如惟賢能之用
則私昵姦人無自得之矣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動
必以道稽之則无往而非道天以不已爲德有善

三百九十一
非不已也功以同力取濟自矜莫之助也舜稱禹
之賢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
下莫與汝爭功益言滿招損謙受益而禹拜之為
知此矣有備豫也豫能前定何患之生原泉混混
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也開寵倖之路為取侮之
道文恥過之意即為非之端安其所安百度修政
事和矣黷祀本以為敬而非敬煩禮非以為亂而
寔亂事神之難為不知禮意也由治民而至於祀
神其道無他充天之聰明而已王謂說言之美當
服行之非說善言不聞是行說以言不作者行之

難故謂知之非難而行之難王誠不憚其難以圖其易則先王之成惠亦若是而已王能如此而說不以爲告是則說之罪也嗚呼責難之義傳說其盡矣乎引之當道而不徒已焉此高宗所以爲宗也

王曰徠女允台小子舊敷于日般死粵遜于亢楛入
寔于河自河徂亳泉身并宅羸介惟訾于朕志榮廷
酒醴介惟麴蘖榮廷味蕘介惟鹽棄介交攸予宅予
弃予惟亨邁凶訾

孟子稱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高宗之於說

既相而後師之事有不同禮因異也高宗舊勞于外受教于甘盤矣既而甘盤隱去蹤跡于河毫遂不復見學不可已故求啓沃之訓夫人君之師傅猶酒醴之麴蘖調羹之鹽梅無之則無以相成此有資於說者交修各務身修不專在乎言也以言教人得之者淺修道以教得之者精汝修身而吾與焉是爲訓之遠者

允曰王人求多譽昔惟建寧敦于古言也夫獲寧亞帝古呂亨魯丑匪允貞聳惟敦慈志務昔敏乎攸也徠允襄于茲衢積于身躬惟敦敦半忘矣亂篔于敦

耳惠攸宅覺警予先王咸憲元帛亡讐惟允式亨欽
承爾招峻又劉予歷位王曰緝虜允三棗坐內咸仰
朕惠昔與風股左惟人良臣惟聖管先正采與匪哉
先王與曰予亞亨昇耳后惟兢彛元心愧恥若虛予
亦弋夫亞獲則曰昔予坐黜右哉劉祖或予皇天亦
尚明采予宅畀阿與重熾才爾惟后非取亞又惟取
非后亞食元亦亨繁與侯予先王帛媿民允摯譜昔
曰敬對敷天學坐休命

王人天子臣下之稱猶今之陛下也天子之學貴
於多聞固將以立事也事以豫立則古之道不得

不講古人不獨載之空言又皆見之行事唐虞稽古故有放勳重華之美違古之道窮人欲而滅天理身不可保況子孫乎遜志盡心也務時敏時習之也盡心之學未嘗須臾離之則進德修業罔不及時念茲在茲道非自外來者修身以教此敦學之相半也念念不離于學自無終始不已之惠日新而不自知道惠可至而不可求故無覺知其進者稽之於古而不謬措之來世而不悖矣是故稽古之學不觀於言而觀於事不求於事而求於惠惠可自得則古之道可稽而不可取也王有是道

則說有以敬承王者之事博求賢俊以備庶官用
代天工以輔天子此言天子當務無爲而治宰相
當論官人以佐無爲之化交修之道亦若是而已
矣故高宗以謂天下尊仰君惠寔猶天之風君以
臣爲股肱故臣良則君聖伊尹輔成湯惠必使是
君爲堯舜之君是民爲堯舜之民不克致君則媿
如卽市之卮一夫不獲其所則已當任其咎遂能
與湯成有一惠以享上帝其責說之自輔亦欲爲
湯伊尹而已君臣一體相須而治則交修者所當
務安民於永固堯舜成湯之道也對揚休命則說

任其事矣大抵人君喜以富貴驕其臣下而賢者因以輕其爵祿高宗惟知祿輕於治故不敢以富貴驕人所以得賢為知人君之道耳古人觀古而恥其不及今人觀古而惰於難及古今之道不遠在乎為與不為高宗既賢而猶務學不休知古學也仕優之學走於高宗見之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越太雒師祖王曰惟先威王立耳豈豈豈
考王曰惟天鑒下民箕耳設彖季太眾太亞眾非天
天民民中監命民太亞若惠亞聽臯天无乎命立耳

惠粵曰元如台解序王司敬民宅非天冑奠醴亡豐
于屋

彤殿之祭名周之繹祭也禮祭一日祝祭于祊謂
之繹誠意之不忘也彤祭之日而有雉雉入廟可
以爲異其說不可知也祖己稱古至德之王惟知
正其所當爲者應天不一而足自修固以應天之
戒也天生蒸民有典有則人均有常性也其年有
永不永者順之養福違之取禍正性則吉其凶自
絕于天爾不能順道爲不若惠不若惠者君未當
罪反身責己自以爲辜求其所以化之王者之事

也夫民莫不受中於天皆天之冑王者所司敬民
之事而已祀有常典豐於親暱之祀非所謂欽也
修其典祀而謹司牧之職乃所以祀先王也武王
其有瀆神之祀乎道有二端詳於此必略於彼豐
於祀必薄於人祖己因其見災而懼言先格王正
事詳於民政而戒豐昵之祀天雖未可推以象類
要亦人情而已高宗神於得說而雝雝應於祀之
豐昵天道不遠而亦不可從也

鹵伯咸齔

鹵伯无感齔祖歆志犇告于王曰天學天无訖我殿

命威人元龜宅敷知吉非先王亞昧哉後人惟王至
戲用自鹽故天弃我亞十康食亞效天性亞迪衛箕
今我民宅亞欲懲曰天害亞各貴大命亞誓今王元
如台王曰緝虜哉生亞十命圣天祖歆反曰緝虜也
臯多參圣上專耐責命于天殿也即卷指專珍亞亡
易于亦豈

西伯武王也舊說以爲文王說苑膠鬲謂武王爲
西伯武王亦嘗爲商伯也書序殷始咎周周人乘
黎蓋商人咎周之不伐紂故武王有乘黎之舉秦
誓觀政之語謂乘黎也史謂會兵伐紂而不克不

足取也詩稱密人不恭敬拒大邦侵阮徂共故文
王侵自阮疆繼以伐崇之事而無戡黎之說書次
微子於戡黎之後戡黎之序有始咎周之語紂既
可伐則非文王時矣商自武乙遷於河北紂都朝
歌黎在潞州黎城縣商之圻內黎侯蓋輔紂之惡
者西伯受命得專征之也戡克也商人咎周之不
伐紂則紂固可伐武王誅其同惡以儆懼之猶庶
幾其遷善正不正使之懼而自正其觀政于商者
如此孰謂武王伐紂為淫志於商乎祖伊奔告欲
因黎事以懼之謂天之棄商非惟至人知之卜諸

元龜惟知非吉先王豈欲後世殄滅爲不可輔爾
先王尚不我輔宜其斷棄於天也不有康食無食
息之安也不虞天性窮人欲之甚也不迪率典棄
先王之法也無食息安而惟恣縱非法至於民欲
其喪怨天之不降威命雖未至於亡此必亡之道
也契至也王其將如我何欲王亟反之也紂既不
知自省顧謂天命在己人其將如我何委命于天
無復自修之意則乘黎不能動矣詩溱洧之刺亂
曰女曰觀乎士曰旣且惟以當然而不顧告猷故
極惡而至於亂亦反復命也復命而數王過以爲

多罪上參於天固當諫而何覲於天命商之淪
喪王功力之所致耳不無戮于爾邦言荼毒之甚
也蘇氏稱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乃知祖伊之盡言
不諱漢唐中主之所不能容紂雖不改而終不怒
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矣禮事君有犯無隱孔
子邦無道則危行言孫有犯在位之事言孫謂國
人爾儒者謂孔子有取於諷諫而以正諫爲下即
諫而論則諷諫爲上諫道不一惟其時爾諷之而
不可入將救其過不極陳其利害而可乎觀於祖
伊之言事人者之法也西伯祖伊之事紂其忠一

也

敬學

敬學若曰父弔少弔殿元亞或貢正三亡或祖底道
教于上或用以酌于酒用爵退身惠于下殿宅亞小
大野中敷息次卿士師師非庀凡十船臯幽宅亟獲
小民亡與昧爲敵愚今殿元淪卷若夢大水元亡維
涯殿道卷專皇于今日父弔少弔或元發出慳奠冢
羹孫于荒今亦亡指告于顯趾若止何元

微子紂兄父師箕子紂之諸父少師比干也孔子
稱三仁之行於此篇見之弗或亂正非復治以正

天下先王垂法於上而今醜酒荒亂於下人貪利無行而為政者反相師為非法有罪者得以幸免民無告訴則起為讎敵政亂如是其能國乎水無津涯喻無可濟之道越至於今言國亡之晚也耄亂也吾家自我將耄亂狂走遽為荒僻之行而爾不以顛越告我將若之何躋越也微子謀將以去之也違患免身以全先王之世此微子之仁見稱於孔子者繩以後世之法則難言矣孟子論曾子子思同道言同姓異姓之卿於齊王其於三仁為有見也事君之仁不可以一節論或去或死或

不去而皆不良於道仁則同也道並行而不相悖
是爲得之三仁異行而孔子俱謂之仁學者當少
思也存心不若三仁而徒輕死偷生是亦妄人而
已

父帶若曰王學天割各灸亢殿當方興沈酌于酒粍
宅豊豊啞元考亮舊大位人今殿民粍數蔽神示出
犧牲檢用呂公將食亡灸各警殿民用又愚鍛召敵
愚亞急辜合于弋丑脊宅詔爾今元大裁裁興殺元
徂爾元淪卷裁宅爲臣璞詔王學出徇裁舊負刻學
王學亞出裁粍眞嶮自影人自獻于先王裁亞羈行

遜

王子謂微子也呂氏春秋紂母爲妾而生微子爲
后而生紂其父欲立微子爲太子太史據法爭之
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爲後太史於一
身之人自分妻妾其說迂矣然微子之命稱微子
曰殷王元子蓋貴稱爾紂之沈酗爲天之降喪于
殷不畏其所當畏輕侮老成之言爲災害之方興
凡此所爲皆慢神而蔑人也凡牛色純曰犧體全
曰牲牛羊豕曰牲犧牲棗盛旣于凶盜以爲食之
亡災是爲容之謂祀無益而爲天下之逋逃主萃

淵藪也以監治其民者用之斂怨致戎之道爲之
不已上下如一瘠病之多而無可告語之人則商
之淪亡蓋在今矣我起而言之則受其禍而商淪
喪之後莫有輔其嗣者教王子以適有道之國固
將以存商也刻雕琢也刻子能自雕琢者也舊云
刻子其知之素矣商之淪喪惟能者能嗣之留而
與之皆亡是乃顛越之道非所望於賢子也靖定
也自靖各安所當定者自獻先王即自靖爾不顧
行遜此箕子之自靖也所存者大故佯狂爲奴以
遜迹則紂之惡爲不可復輔矣少師遂無一言而

三百三十一
死居當言之地也其不以告微子尚幾言之有濟
事之不濟固所以死之而不可以存心也去也奴
也諫而死也異行而各不失爲先王之自獻能自
靖矣而不可謂仁乎孔子論仁無一言於召忽之
死而與由賜辨管仲之不死惟其不死惟聖人而
後知之微子在東平壽張縣

書古文訓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